柳州文鈔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柳州文鈔
卷七

► 卷八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七 • 記

遊黃溪記

北之晉，西適豳，東極吳，南至楚、越之交，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，永最善。環永之治百里，北至於浯溪，西至於湘之源，南至於瀧泉，東至於黃溪東屯，其間樂山水而村者以百數，黃溪最善。黃溪距州治七十里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，至黃神祠。祠之上兩山牆立。如丹碧之葉駢植。與山升降。其缺者為崖峭岩窟。水之中皆小石。平布黃神之上。揭水八十步。至初潭，最奇麗，殆不可狀。其略若剖大甕，側立千盡，溪水積焉。黛蓄膏渟，來若白虹，沈沈無聲，有魚數百尾，方來會石下。南去又行百步，至第二潭。石皆巍然，臨峻流，若頸領齗齶。其下大石雜列，可坐飲食。有鳥赤首烏翼，大如鵠，方東向立。自是又南數里，地皆一狀，樹益狀，石益瘦，水鳴皆鏘然。又南一里，至大冥之川，山舒水緩，有土田。始黃神為人時，居其地。

傳者曰：「黃神王姓，莽之世也。莽既死，神更號黃氏，逃來，擇其深峭者潛焉。」始莽嘗曰，「余黃虞之後也」，故號其女曰「黃皇室主」。黃與王聲相邇，而又有本，其所以傳言者益驗。神既居是，民咸安焉。以為有道，死乃俎豆之，為立祠。後稍徙近乎民，今祠在山陰溪水上。元和八年五朋十六日，既歸為記，以啟後之好遊者。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惴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回谿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。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遊。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岈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遁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立，不與培塿為類，悠悠科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頹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，遊於是首始，故為之文以誌。是歲，元和四年也。

鈷鉧潭記

鈷鉧潭在西山西，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勢峻，盪擊益暴，齧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深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然後徐行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，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

其上有居者，以予之亟遊也，一旦款門來告曰：「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，既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。」予樂而如其言。則崇其台，延其檻，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，有聲潀然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，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迥。

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？

鈷鉧潭西小丘記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鈷鉧潭。西二十五步，當湍而浚者為魚梁。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負土而出，爭為奇狀者，殆不可數：其嶔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於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於山。

丘之小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問其主，曰：「唐氏之棄地，貨而不售。」問其價，曰：「止四百。」予憐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時同遊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即更取器用，剷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。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之遨遊，舉熙熙然回巧獻技，以效茲丘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泠之狀與目謀，潾潾之聲與耳謀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丘之勝，致之灃鎬鄠杜，則貴遊之士爭買者，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。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。而我與深源、克己獨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

至小丘西小石潭記

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聞水聲，如鳴珮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。全石以為底，近岸卷石底以出，為坻為嶼，為甚為岩。青樹翠蔓，蒙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。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遊無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怡然不動；倏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遊者相樂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滅可見。其岸勢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

同遊者吳武陵、龔古，余弟宗玄；隸而從者，崔氏二小生，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袁家渴記

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鈷鉧潭。由溪口而西，陸行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。由朝陽岩東南水行，至蕪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。皆永中幽麗奇處也。

楚、越之間方言，謂水之支流者為「渴」。音若「衣褐」之「褐」，渴上與南館高嶂合。下與百家瀨合。其中重洲小溪，澄潭淺渚，間廁曲折，平者深墨，峻者沸白。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，山皆美石，上生青叢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岩洞，其下多白礫，其樹多楓柟石楠，樲櫧樟柚，草則蘭芷。又有異卉，類合歡而蔓生，謬輵水石。每

風自四山而下，振動大木，掩苒眾草，紛紅駭綠，蓊勃香氣。衝濤旋瀨，退貯谿谷，搖颺葳蕤，與時推移。其大都如此，余無以窮其狀。

永之人未嘗遊焉，余得之不敢專也，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石渠記

自渴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，民橋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鳴乍大乍細。渠之廣，或咫盡，或倍尺，其長可十許步。其流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逾石而往，有石泓，昌蒲被之，青鮮環周。又折西行，旁陷岩石下，北墮小潭。潭幅員減百尺，清深多儵魚。又北曲行紆餘，睨若無窮，然卒入於渴。其側皆詭石怪木，奇卉美箭，可列坐而庥焉。風搖其巔，韻動崖谷。視之既靜，其聽始遠。

予從州牧得之，攬去翳朽，決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醳而盈。惜其未始有傳焉者，故累記其所屬，遺之其人，書之其陽，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元和七年正月八日，鐲渠至大石。十月十九日，逾石得石泓小潭。渠之美於是始窮也。

石澗記

石渠之事既窮，上由橋西北，下土山之陰，民又橋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一。亙石為底，達於兩涯。若床若堂，若陳筵席，若限閾奧。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織文，響若操琴。揭跣而往，折竹箭，掃陳葉，排腐木，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。交絡之流，觸激之音，皆在床下；翠羽之木，龍鱗之石，均蔭其上。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？後之來者，有能追予之踐履耶？得意之日，與石渠同。

由渴而來者，先石渠，後石澗；由百家瀨上而來者，先石澗，後石渠。澗之可窮者，皆出石城村東南，其間可樂者數焉。其上深山幽林，逾峭險，道狹不可窮也。

小石城山記

自西山道口徑北，逾黃茅嶺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尋之無所得；其一少北而東，不過四十丈，土斷而川分，有積石橫當其垠。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，其旁出堡塢，有若門焉。窮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聲，其響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環之可上，望甚遠，

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，益奇而堅，其疏數偃仰，類智者所施設也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。及是，愈以為誠者。又怪其不為之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，是固勞而無用，神者倘不宜如是，則其果無乎？或曰：「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。」或曰：「其氣之靈不為偉人，而獨為是物，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」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柳州東亭記

出州南譙門，左行二十六步，有棄地在道南。南值江，西際垂楊傳置，東曰東館。其內草木猥奧，有崖谷，傾亞缺圮。豕得以為囿，蛇得以為藪，人莫能居。

至是始命披荊鬬疏，樹以竹箭松槚桂檜柏杉。易為堂亭，峭為杠梁。下上徊翔，前出兩翼。憑空拒江，江化為湖。眾山橫環，寮闊瀴灣。當邑居之劇，而忘乎人間，斯亦奇矣。乃取館之北宇，右辟之以為夕室；取傳置之東宇，左辟之以為朝室；又北辟之以為陰室；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；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。朝室以夕居之，夕室以朝居之，中室日中而居之，陰室以違溫風焉，陽室以違淒風焉。若無寒暑也，則朝夕復其號。

既成，作石於中室，書以告後之人，庶勿壞。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，柳宗元記。

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

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，來蒞永州。閑日，登城北墉，臨於荒野蕪翳之隙，見怪石特出，度其下必有殊勝。步自西門，以求其墟。伐竹披奧，欹仄以入。綿谷跨溪，皆大石林立，渙若奔雲，錯若置棋，怒者虎鬥，企者鳥厲。抉其穴則鼻口相呀，搜其根則蹄股交峙，環行卒愕，疑若搏噬。於是刳辟朽壤，翦焚榛穢，決澮溝，導伏流，散為疏林，洄為清池。寥廓泓渟，若造物者始判清濁，效奇於茲地，非人力也。乃立遊亭，以宅厥中。直亭之西，石若掖分，可以眺望。其上青壁鬥絕，沉於淵源，莫究其極。自下而望，則合乎攢巒，與山無窮。

明日，州邑耆老，雜然而至，曰：「吾儕生是州，藝是野，眉厖齒鮐。未嘗知此。豈天墜地出，設茲神物，以彰我公之德歟？」既賀而請名。公曰：「是石之數，不可知也。以其多，而命之曰萬石亭。」耆老又言曰：「懿夫公之名亭也，豈專狀物而已哉！公嘗

六為二千石，既盈其數。然而有道之士，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。敢頌休聲，祝於明神。漢之三公，秩號萬石，我公之德，宜受茲錫。漢有禮臣，惟萬石君。我公之化，始於閨門。道合於古，祐之自天。野夫獻辭，公壽萬年。」

宗元嘗以箋奏隸尚書，敢專筆削，以附零陵故事。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。

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

古之州治，在潯水南山石間。今徙在水北，直平四十里，南北東西皆水彙。

北有雙山，夾道嶄然，曰背石山。有支川，東流入於潯水。潯水因是北而東，盡大壁下。其壁曰龍壁。其下多秀石，可硯。

南絕水，有山無麓，廣百尋，高五丈，下上若一，曰甑山。山之南，皆大山，多奇。又南且西，曰駕鶴山，壯聳環立，古州治負焉。有泉在坎下，恒盈而不流。南有山，正方而崇，類屏者，曰屏山，其西曰四姥山，皆獨立不倚。北流潯水瀨下。

又西曰仙弈之山。山之西可上。其上有穴，穴有屏，有室，有宇。其宇下有流石成形，如肺肝，如茄房，或積於下，如人，如禽，如器物，甚眾。東西九十盡，南北少半。東登入小穴，常有四盡，則廓然甚大。無窮，正黑。燭之，高僅見其宇，皆流石怪狀。由屏南室中入小穴，倍常而上，始黑，已而大明，為上室。由上室而上，有穴，北出之，乃臨大野，飛鳥皆視其背。其始登者，得石柈於上，黑肌而赤脈，十有八道，可弈，故以云。其山多樫，多櫧，多筜篔之竹，多橐吾。其鳥，多秭歸。

石魚之山，全石，無大草森，山小而高，其形如立魚，猶多秭歸。西有穴，類仙弈。入其穴，東出，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，有麓環之。泉大類轂雷鳴，西奔二十盡，有洄，在石澗，因伏無所見，多綠青之魚，及石鯽，多鰷。

雷山，兩崖皆東西，雷水出焉，蓄崖中曰雷塘，能出雲氣，作雷雨，變見有光。禱用俎魚、豆鼓、脩形、糈餘、陰酒，虔則應。在立魚南，其間多美山，無名而深。峨山在野中，無麓，峨水出焉，東流入於潯水。

永州龍興寺東丘記

遊之適，大率有二：曠如也，奧如也，如斯而已。其地之淩阻峭，出幽鬱，寥廓悠長，則於曠宜；抵丘垤，伏灌莽，迫遽回合，則於奧宜。因其曠，雖增以崇台延閣，回環日星，臨瞰風雨，不可病其敞也；因其奧，雖增以茂樹叢石，穹若洞谷，蓊若林麓，不可病其邃也。

今所謂東丘者，奧之宜者也。其始龕之外棄地，余得而合焉，以屬於堂之北陲。凡坳窪坻岸之狀，無廢其故。屏以密竹，聯以曲梁。桂檜松杉楩柟之植，幾三百本，嘉卉美石，又經緯之。俯入綠縟，幽蔭薈蔚。步武錯迕，不知所出。溫風不燥，清氣自至。水亭陋室，曲有奧趣，然而至焉者，往往以邃為病。

噫！龍興，永之佳寺也。登高殿可以望南極，辟大門可以瞰湘流，若是其曠也。而於是小丘，又將披而攘之。則吾所謂遊有二者，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？丘之幽幽，可以處休。丘之窅窅，可以觀妙。溽暑頓去，茲丘之下。大和不遷，茲丘之巔。奧乎茲丘，孰從我遊？余無召公之德，懼翦伐之及也，故書以祈後君子。

永州龍興寺息壤記

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，堂之地隆然負磚甓而起者，廣四步，高一尺五寸。始之為堂也，夷之而又高，凡持鍤者盡死。永州居楚越間，其人鬼且譏。由是寺之人皆神之，人莫敢夷。

《史記・天官書》及《漢・志》有地長之占，而亡其說。甘茂盟息壤，蓋其地有是類也。昔之異書，有記洪水滔天，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，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，其言不經見。今是土也，夷之者不幸而死，豈帝之所愛耶？南方多疫，勞者先死，則彼持鍤者，其死於勞且疫也，土烏能神？

余恐學者之至於斯，徵是言，而唯異書之信，故記於堂上。

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

法華寺居永州，地最高。有僧曰覺照，照居寺西廡下。廡之外有大竹數萬，又其外山形下絕。然而薪蒸筱簜，蒙雜擁蔽，吾意伐而除之，必將有見焉。照謂余曰：「是其下有

陂池芙蕖，申以湘水之流，眾山之會，果去是，其見遠矣。」遂命僕人持刀斧，群而剪焉。叢莽下頹，萬類皆出，曠焉茫焉，天為之益高，地為之加辟，丘陵山谷之峻，江湖池澤之大，咸若有而增廣之者。夫其地之奇，必以遺乎後，不可曠也。余時謫為州司馬，官外乎常員，而心得無事。乃取官之祿秩，以為其亭，其高且廣，蓋方丈者二焉。

或異照之居於斯，而不蚤為是也。余謂昔之上人者，不起宴坐，足以觀於空色之實，而遊乎物之終始。其照也愈寂，其覺也愈有。然則向之礙之者為果礙耶？今之辟之者為果辟耶？彼所謂覺而照者，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？或曰：然則宜書之。乃書於石。

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

中州之西數萬里，有國曰身毒，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。彼佛言曰：「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曰極樂，佛號無量壽如來，其國無有三惡八難，眾寶以為飾；其人無有十纏九惱，群聖以為友。有能誠心大願，歸心是土者，苟念力具足，則往生彼國，然後出三界之外。其於佛道無退轉者，其言無所欺也。」晉時廬山遠法師，作《念佛三昧詠》，大勸於時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《釋淨土十疑論》，弘宣其教。周密微妙，迷者咸賴焉，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。

永州龍興寺，前刺史李承至及僧法林，置淨土堂於寺之東偏，常奉斯事。逮今餘二十年，廉隅毀頓，圖像崩墜。會巽上人居其宇下，始復理焉。上人者，修最上乘，解第一義。無體空折色之跡，而造乎真源，通假有借無之名，而入於實相。境與智合，事與理並。故雖往生之因，亦相用不舍。誓葺茲宇，以開後學。有信士圖為佛像，法相甚具焉。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，餘遂周延四阿，環以廊廡，繢二大士之像，繒蓋幢幡，以成就之。嗚呼！有能求無生之生者，知舟筏之存乎是。遂以《天台十疑論》書於牆宇，使觀者起信焉。

永州鐵爐步誌

江之浒，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。永州北郭有步，曰鐵爐步。余乘舟來，居九年，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。問之人，曰：「蓋嘗有鍛者居，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，獨有其號冒而存。」

余曰：「嘻！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？」步之人曰：「子何獨怪是？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，曰：『吾門大，他不我敵也。』問其位與德，曰：『久矣其先也』。然而彼猶曰『我大』，世亦曰『某氏大』。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？向使有聞茲步之號，而不足釜錡、錢鎛、刀鈇者，懷價而來，能有得其欲乎？則求位與德於彼，其不可得亦猶是也。位存焉而德無有，猶不足大其門，然世且樂為之下。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？大者桀冒禹，紂冒湯，幽、厲冒文、武，以傲天下。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，以至於敗，為世笑僇，斯可以甚懼。若求茲步之實，而不得釜錡、錢鎛、刀鈇者，則去而之他，又何害乎？子之驚於是，末矣。」

余以為古有太史，觀民風，采民言。若是者，則有得矣。嘉其言可採，書以為誌。